

# 平埔族各語言研究瑣記（下）

土田滋

日本東京大學語言學系教授

黃秀敏（譯）

日本東北大學修士

## 七、馬賽（Basai）、凱達嘉蘭（Ketangalan）、龜崙（Kulon）

關於台灣北部所流行的這三個語言，為方便起見，也總括起來處理。

與支配南部的荷蘭人不同，稱霸北部一時的西班牙人，很遺憾地幾乎沒有留下曾在北部流行的語言記錄，唯有一項資料記載於古文獻目錄，即淡水語言的語彙和教義問答(catechism)。奇怪的是事實上似乎沒有一個人看過實物（Nakamura 1936）。但是向來以嚴密為信條的圖書目錄學者，竟會完全沒有根據，只憑想像來持續地記載那樣的書嗎？是否有什麼類似的手抄本，埋沒在馬尼拉且米尼克教派(Dominicans)修道院古文書館的某處，躺在好幾公分厚的塵埃之下而沈睡至今？我抱持著如此主觀的推測。數年前，我曾請東京外語大 AA 研〔亞非語言研究所〕的池端雪浦教授（菲律賓史）幫我調查。然而聽說修道院竟然禁止女性進入！所以，我奉勸擅於十七世紀西班牙語手抄本的男性，務必去搜尋一下。如果找到的話，無疑是台灣史上的世紀大發現。

加拿大人馬偕（MacKay）博士曾在台灣北部一帶廣泛地勘查，努力於基督教的傳佈，創建馬偕醫院，致力於醫療的普及，可說是「台灣的恩人」。遺憾的是，他對北部的平埔族語言完全不表興趣（MacKay 1896）。馬偕不光是走遍平地，也去了台灣的山地，但也仍然沒有什麼記錄。例如對於東部阿美族的語言，雖說：「他們的方言（請注意他說 dialect，而不說 language），不論熟蕃或山地的生蕃，都非常地不同」（MacKay 1896：242），卻連一個單字也不舉。他雖寫了一本超過三百頁的書，但其中除了地名、人名等固有名詞外，連一個固有語言的單字都沒有記錄，我甚至覺得有點反常，不知是否認為是魔鬼的語言而不加以記錄？在這種情形下，北部平埔族的語言資料，便不得不依賴以伊能氏為始的日本人的記錄了。此外，淺井資料和最近才發現的馬淵資料中，也收集了一

些相關資料，但數量實在是令人很沮喪。其中的一部分，發表在土田滋（1985）和森口（1991）的文章中。

在此必須提一下種族名稱、語言名稱的變更情形。小川先生（Ogawa & Asai 1935：4）將台北、基隆、淡水、桃園方面及宜蘭部分地區流行的語言稱作凱達嘉蘭，但是後來小川（Ogawa 1944：457～458）將台北的南部、西部至桃園的語言獨立出來，並以雷朗（Luilang）的名稱稱呼。其後這個分類和這兩個名稱遂為人使用，也廣泛地普及於研究者。然而馬淵（1953：59）由種種的證據，主張小川的凱達嘉蘭應該叫做馬賽（Basai），而小川的雷朗才應該叫做凱達嘉蘭。（詳情請看 Li 1991）。我也認為馬淵的說法是正確的，所以，遵從他的分類，然而在整理北部平埔族的語言資料，並將其分佈記在地圖上時，基於下面兩點理由，我認為也許有必要也對馬淵的說法加以訂正。

(1)被視作凱達嘉蘭（即小川的Luilang 語）的語言之中，桃園附近的龜崙、坑仔社、霄里與其他地區的語言不同，勿寧說是與苗栗縣南庄的賽夏語具有親近的關係，因此，將其獨立作龜崙（Kulon）似較妥當。然而因我粗心大意，直到最近才發現，小川早已在 1923 年提到這項事實。他敘述如下（Ogawa 1923：9）（註九）

「……其次桃園之北，有叫南坎（@山冠）社的。又自桃園稍微偏向台北的這個山麓，也有一熟蕃社。這些蕃社的語言與前述『凱達嘉蘭』的語言有些不同，反而與這邊的南庄熟蕃的語言有幾分相似，我抱持著這樣的疑問。……」

我認為南坎（@山冠）社是凱達嘉蘭而非龜崙，但不管怎樣，由於資料太少，很難發表任何意見。至於小川教授為什麼後來改變意見，實難以理解。

(2)馬賽（小川的凱達嘉蘭）的分佈範圍，若根據馬淵（1954）的分佈圖，則自東邊的三貂社至社寮島、基隆、金包里等，限於台灣北部的海岸地帶，其圖似乎並不包括台北、南港等內陸地帶。然而在整理淺井資料時，發現那是錯誤的，至少由留下的語言資料來判斷，馬賽分佈在自淡水至包含北投、台北、錫口、松山、南港、汐止的廣泛地區。這點已與小川（1923：9）及其與淺井合著的書（1935：4）中所記述的相同，我認為反而是馬淵先生的錯誤。而土田滋（1985：10）的地圖也有一點兒過界的地方：淡水河的西岸，即現在成為問題的十三行附近，也視作馬賽的地區，事實上那一帶毫無相關的語言資料，到底是馬賽？還是凱達嘉蘭？是完全不清楚的地區。把馬賽的分佈領域劃至淡水河為止，似乎這樣的可能性（probability）較高。借此場合訂正這點。

李壬癸教授對這些名稱的變更基本上雖表贊同，但為了避免混亂，建議原封不動地保留雷朗的名稱，而將凱達嘉蘭作為北部平埔族的總稱（Li 1991），這

說不定是個好辦法。無論如何，語言界線的問題是另一個問題，茲將名稱的異同試製成一表如下：

小川	Ketagalan	Luilang	
馬淵	Basai	Ketagalan	
土田	Basai	Ketagalan	Kulon
李	Basay	Luilang Ketagalan	Kulon

截至目前為止，馬賽語的資料實在很少，但淺井的調查資料經過整理，由森口（1991）發表後，總算滿足了我多年的渴望。可惜的是，淺井好像沒有使用有系統的調查表，只是隨心所欲的問些單字，漏了我們在比較上所想要的項目，而相同的單字却記錄了好幾次，或在比較上不太有用的單字，也記錄了很多。情形如下，例如：沒有「人」、「女」、「足、腳」、「石」、「新」、「縫」、「立」、「取」、「上」、「下」等，但卻有「吝嗇」、「乞丐」、「上吊而死」等單字。所以，記錄的單字數量雖多，然而可以用在比較研究上的單字數量却不多，與西部的道卡斯、巴玻拉等情形大致相同。

## 八、猴猴（Qauqaut）和哆囉美遠（Torbuan）

這兩個語言似乎與其他任何一種語言相異，然限於資料，詳情並不清楚。

猴猴社的 Qauqaut 語的資料，就我所知，波越（1924）不過記錄了 1 到 10 的十個數詞，是用日文片假名書寫的，勉強以英文字母表示則如下：

1 is	6 n:(m:?)
2 du:s	7 pi:
3 do:r	8 a:r
4 so:p	9 siyu
5 ri:m	10 to:r

由此看來，確屬南島語族乃無疑之事，然而意想不到的的是所呈現的竟是美拉尼西亞地區和密克羅尼西亞地區的語言狀況。無奈由於資料過少，無法作進一步的陳述。

根據他們流傳下來的傳說，據說猴猴社原本與泰雅族同族；另一方面泰雅族也流傳有 Mk-qaulin 的種族之說(註十)，也許兩者曾經有過某種關係，但至少關於數詞，兩者的差異過大，實在不可能有任何關係。

關於哆囉美遠社的 Torbuan 語，到現在為止，我們幾乎一無所知。只有在波越(1924)一文中有三十七個單字，而且隔了六十年以上，Bareigts(1987: 7~8)也只記錄了二十三個單字而已。而且 Bareigts 所記錄的哆囉美遠的單字，幾乎都是改自用噶瑪蘭語(例如：噶語「豬」作 babuy，相反地哆語作 moikk，原來其實是改自用噶語/q-m-uiq/「豬 ki-ki 地叫」)，真正的哆囉美遠語，我想不滿四或五個語彙。然而觀察這些單字，除一例以外，與噶瑪蘭語和其他任何一個台灣土著語言皆不同。

而使事態更混亂的是，淺井於 1936 年在社頭(現在的宜蘭縣壯圍鄉新社村)所調查的哆囉美遠語資料，和社會人類學者馬淵 1931 年同樣在社頭和加禮宛(現在的花蓮縣新城鄉佳民村)所調查的資料。淺井資料長久以來壓埋在筆記中未經發表，到了最近好不容易才被整理發表出來(Moriguchi 1991)。所謂馬淵資料，是馬淵於 1988 年過世後，田野筆記等重要資料皆贈送給大阪國立民族學博物館，而其中留有哆囉美遠的資料。為參考起見，Bareigts 的例子中除了顯然是改自用噶瑪蘭語之外，還加上土田在 1990 年搜集到的單字和淺井、馬淵資料，再加上另一項馬賽語的單字，試比較於下：

語言名	Kavalan	Torbuan				Basai
		Bareigts	土田	淺井	馬淵	
調查者	土田	Bareigts	土田	淺井	馬淵	淺井
小孩	sunis	kkmagat	qmangat	wanaqə	wanak	uanake
蕃刀	sariq	porri	puri	sepo	sipo	liun
衣服	qudus	kkorrfis	qurbis	qaLibo		kaba,kava
飯	?may	kkmolal	?	sumai	tsumai	sumai
家	lpaw	bon	?		pana	kinjijan
昏子	qaru?		pqiya			
鐵	balis		namat	varis	namat/baris	toktogan
火	ramaz		zamar	zamal	dramal	na:maD'
廚房	sa-?may-an		bibu			

Bareigts 和土田自 1980 年到 1990 年間的調查，發音人雖不同，但都是在花蓮縣豐濱鄉新社村(或其附近)調查的結果。另一方面，淺井資料是 1935 年對

自社頭帶到台北的老太婆調查的結果，而馬淵資料和淺井資料大致是同時代在社頭和加禮宛調查的結果；所以，時代不同，場所也不同。Bareigts 和土田的結果，即使相似也是理所當然，然而是否和淺井資料、馬淵資料太過於不同呢？表示「火」的單字是來自古南島語形 \*DamaR，所以，即使相似，也不能算進去。淺井資料的哆囉美遠語借用自馬賽的語彙很多，由其地域性可以理解（如「小孩」、「飯」）。然而除此之外，Bareigts、土田資料和淺井、馬淵資料沒有一項是一致的，此事實到底意味著什麼？（註十一）

上面沒有經過說明，就出示我調查哆囉美遠語的一部分資料，而事實上這是我花了前年（1990）和去年（1991）兩個夏天，作噶瑪蘭語調查時順便記下來的。在調查噶瑪蘭語時，偶爾會出現一些發音人覺得不是噶瑪蘭語原來的單字，我問他是什麼語言，發音人也不知道，說是可能是哆囉美遠語，因此在此暫時視作哆囉美遠語來處理，其實並不明其真面目。這與淺井、馬淵調查的結果亦不一致，也許畢竟不是哆囉美遠語。另一方面根據馬淵資料，由如下古南島語的 \*l 和 \*s 以 ts 顯現，這點與馬賽語一模一樣。並列舉噶瑪蘭語和馬賽語的資料試作比較：

\*l > Tor, Bas ts 的例子

	：	頭	手	月	金
古南島語	：	*qulu	*lima	*bulan	*bulawan
Kavalan	：	uru	lima	bulan	blawan
Torbuan	：	utsu	tsima	vutsan	(vu)tsawan
Basai	：	utsu	tsima	butsan	butsawan

\*s > Tor, Bas ts 的例子

	：	乳房	狗	米	台灣人
古南島語	：	*susu	*wasu	*beRas	(*busus)
Kavalan	：	sisu	wasu	bras	busus
Torbuan	：	tsitsu	watsu	vulats	vutsuts
Basai	：	tsjitsu	uatsu	balattse	butsutse, butsut

在此如所觀察，表示「乳房」的單字 \*susu 的第一元音，在噶瑪蘭語、哆囉美遠語、馬賽語皆由 \*u 變化為 i，但這是不規則的變化，理由不明。這三個語言原本就有親近的關係，或是這其中的一個語言，原因姑且不論，在這個單字發生 \*u > i 的變化後，為其他兩個語言所借用，只有更加深這個謎了。

關於淺井調查的哆囉美遠語資料，可說與前述馬賽語資料相同。即表面上單字數量看起來相當多，但實際上能夠比較的單字數量却有限。

又根據波越（1924：87）和馬淵（1954：357），里腦社（現在的宜蘭縣冬山鄉的某處）的語言似也屬哆囉美遠系統，但在波越的時代似已完全為噶瑪蘭語所替換，這點由重新發現的馬淵筆記資料也可查明。

## 九、噶瑪蘭 (Kavalan)

最後，提出噶瑪蘭語作為平埔族各語言的結束。其雖為平埔族，但現在仍活躍地流行於花蓮縣豐濱鄉新社村，所以還能做研究。它是平埔族各語言中最有希望的語言。李壬癸也於一九七〇年代作過調查，這兩年來我也重新再作調查。在文法方面，也多虧李先生（Li 1978a，以及參考土田近刊），使我現已能理解很多了。

關於噶瑪蘭的名字，在新社發音作 [kβəa : Ləan]，在音韻上可解釋作 /Kbalan/，說不定也該寫作 Kbalan，且實際上也有如此書寫的人（例如 Moriguchi 1982、1983）。我曾直接請教馬淵先生，聽說住在宜蘭的噶瑪蘭族發音作 [kava : L@an]，而好像宜蘭的噶瑪蘭和花蓮縣的噶瑪蘭多少有些方言差，然而宜蘭的噶瑪蘭族已完全漢化，失去了固有的語言、風俗，如今也沒辦法查明了。總之，噶瑪蘭這個名字已普遍地流傳，即使提出 Kabalan 這個與現在實際發音極接近的新表記法，也只有徒增混亂，我以為並不理想，在此照舊作 Kavalan。

問題是噶瑪蘭語在語言學上的系統所屬問題。即，噶瑪蘭語無疑是南島語之一，但是與台灣的那個語言（或語言羣）關係親近？或是與那個語言關係疏遠？這個噶瑪蘭語在語言學上的地位，是個問題。到目前為止，只發現與西北部的語言，如巴則海語和賽夏語似有共同的語彙項目，且同時與南部的語言，如魯凱語和卑南語，似有相當多共同的語彙項目，因此問題益發顯得複雜。這個問題過於專業，而且也沒有足夠的時間來論證。

因此，在此談一點不同的事情。調查噶瑪蘭語時，誰都會發現有借用自西班牙語的情形（Bareigts 1986:3）。然而這些單字，似乎並非直接借用自西班牙語，

起碼有幾個讓人以為好像有透過菲律賓語言而借用的事實。以下把菲律賓 Tagalog 語的單字置於噶瑪蘭語和西班牙語之間，試比較之：

Kavalan	Tagalog	Spanish	English
byabas	bayabas	guayaba	guava 蕃石榴
mais	mais	maiz	maize, Indian corn
bnina	(saging)	banana	banana
sidi	sili	chile	hot pepper
tbaku	tabako	tabaco	tobacco
baka	baka	vaca	cow
kbayu	kabayo	caballo	horse
pRasku	(bote)	frasco	bottle
pdumu	(tingga)	plomo	lead(metal)
paskua 新年	paskua	pascua	Easter
u	o	o	or
sabbun	sabon	jabon	soap

最後的 sabbun「肥皂」，說不定是透過日語的「シャボン」（一般認為是借用自葡萄牙語的語彙，而非西班牙語）而進來的語彙。該注意的是指「蕃石榴」的 byabas，這是外來的植物，原產於熱帶美洲，由此可瞭解是透過西班牙語 guaba，或是 guayaba，而被全世界的語言所借用。菲律賓也不例外，把菲律賓的幾個語言由北到南列出，即大略可以看出「蕃石榴」單字變化的情形：

Itbayat	bayawas	Kapmpangan	baya:bas
Ivatan	bayawas	Tagalog	baya:bas
Ilocano	baya:bas	Bikol	baya:was
Ibanag	baya:bo?	Hiligaynon	baya:bas
Cagayan Negrito	baya:bat	Aklanon	baya:bas, baya:was
Dumagat	baya:bas	Waray	baya:bas
Kankanay	gey?a:bas	Tiruray	baya:bas
Ifugao	gay?ab	Maranao	bayabas
Bontok	kaybas	Manobo	beyabas
Isneg	baya:bat	Sulu	biabas
Pangasinan	baya:was		
Sambal	bayabah		

由此表可發現，guayava 這個單字借用在菲律賓各語言時，所發生的奇怪變化：(1)除了呂宋島北部山中的語言 Kankanay 語和 Ifugao 語，幾乎所有語頭的 gua-皆變成 ba-；(2)是以附上表複數-s 的要素形態被借用。(註十二)而且令人驚奇的是噶瑪蘭語的 byabas，也可看到同樣的變化。(註十三)這樣的變化，可能在隔著遠海的兩個不同地域，且彼此無關的語言中，獨立發生嗎？這應不是偶然。我認為是透過菲律賓語言而進入噶瑪蘭語的，似較合理。

在噶瑪蘭語，另外也有幾個令人懷疑是借用自菲律賓語言的例子。下面的例子是不見於其他台灣土著族的語言，反而在菲律賓各語言有同源詞單字的情形。在此舉出 Tagalog 語的例子，作為菲律賓語言的代表：

Kavalan	Tagalog	意思
qabaw	kalabaw	水牛(< *kebow)
bidang	bilang	數(< *birang)
raq	alak	酒(< *arak < Arabic)
rayar	layag	帆(< *LayaR)

對於其他語言的 k，噶瑪蘭語以 q 對應的例子有好幾個：\*bukeS > kav buqes、Tag buhok「頭髮」、\*kiTa > Kav m-qita?、Tag ma-kita「看(得)見」。又緊接塞音後面的 L，有時會有脫落的例子，例如有 tLaquq/taquq「雞」等的例子，所以 qabaw 可能來自 \*qLabaw < \*keLabaw「水牛」。rayar「帆」其實在排灣語有同源詞 la-laya「旗子」，但意思不同。還有元音間的 \*y 以 d 對應的情形才是規則的(\*qayam > adam「鳥」)，所以如果這個單字不是後來的借用語，而是原本就繼承自古語的話，原可期待 radar 之形出現，但沒有作此變化，則可說明是到相當晚近才借用的語彙。

上面所看到的單字，如果是借用自菲律賓語言的話，那麼是菲律賓的什麼語言呢？我雖只提出 Tagalog 語作為菲律賓的代表，但也可能不是 Tagalog 語。究竟當時的西班牙人是否會帶菲律賓人到處坐船旅行？如果是的話，當時被帶走的菲律賓人，是那個地區出生的人較多呢？這些情形非有待歷史學者仔細地考證不可。若僅由噶瑪蘭語的形態(byabas)來看，則與菲律賓最南蘇祿(sulu)羣島語言的 biabas 的形態最像。但如同在註十三已敘述過，在噶瑪蘭語，bayabas > byabas 雖作規則的變化，但在蘇祿羣島是否也如此，則必須作詳細地調查才能知道。



可是根據噶瑪蘭族本身流下來的傳說，則說噶瑪蘭族原來和太魯閣是兄妹的關係。妹妹用茅草捆綁作為界線，並宣布由這兒到那兒是自己的土地，但狡猾的哥哥卻任意地採伐，於是生氣的妹妹便登上山成為太魯閣，哥哥則留在平地成為噶瑪蘭族；而且傳說從那以後，兩人的子孫彼此互相爭奪對方的腦袋。太魯閣是指賽德族，或是更籠統地泛指泰雅族，並不清楚，但可能是指「黥面的種族」，這是相當含糊的概念。不管怎麼說，將自己的種族塑造成壞人的傳說也很稀奇。

那麼，有沒有支持這個傳說的語言證據？如同在註十三所提到，例如：banana 和 kabayu 變成 bnina 和 kbayu，在三個音節以上的單字，元音保留到自後面數來第二個音節為止，而在那以前的音節元音脫落，雖具有這樣的特徵，但這是泰雅、賽德、噶瑪蘭這三個語言的共同特徵，而且在人名方面也出現共同名字的情形。此點我並沒有查明。此外，到目前為止尚未發現進一步的語言特徵。

如同陳仲玉教授所指出，泰雅族和賽德族越過中央山脈向東側發展，並不是多久遠以前的事，而是離今只有兩、三百年前的事（Mabuchi 1954:137）。然而，如果噶瑪蘭和太魯閣是同族的話，就不可能是兩、三百年前才分開，而應是很遙遠的過去的事。因為若非如此，兩者在語言上的不同就過大了。雖然存在噶瑪蘭族和太魯閣為同族的傳說，其實也許並非如此，而是別的民族。如同我在邵族的地方也提過，那種為了保住性命而捏造傳說的行為，說不定也能適用在此。太魯閣被周圍的民族視作精悍的賊首民族，為人所懼，為了設法避免被獵取人頭，所以充滿了「我們和你們是同族，因此請停止擊襲我們」的傳說，甚至敢把自己塑造成壞人，我想原因正是在此。如果在人名上也有共同名字的話，極可能是積極推行結婚的結果，如果是這樣的話，就如同邵語充滿了借用自布農語的語彙，我想在噶瑪蘭語一定也可發現借用自太魯閣（管他是什麼）的語彙。至於是否有姻戚關係，則期待民族學者的詳密調查。關於借用語，由於沒有賽德語和泰雅語的好辭典，所以沒有辦法比較。但這是語言學者的責任，也就是說我們責無旁貸。

## 十、結語

每次作某個語言的調查，我總有兩點感覺：第一點是作某個語言的調查時，一定要調查圍繞在那語言周圍的其他語言，然後接連不斷地像一個個圓圈樣地擴展，沒有結束的時候。第二點是如果只靠語言學的知識，還是有極限，需要民族學、考古學、歷史學、民族音樂學(ethnomusicology)、植物學、動物學等等其他領域專家的協助。在平埔族的研究上，特別感受到這點。

### 表 三

Record # 70

TSUCHIDA82	:	126
JAPANESE	:	酒
ENGLISH	:	liquor
S1—GRAVIUS	:	hala, jih (飲料)
S2—MEMOIR	:	(payt) hala
S3—JA	:	
S4—AP	:	
S5—VLIS	:	jih, makousagh(ryp, sterke dranck), magoude(groen, jongedranck), ryst, massichauw(klaren dranck)
S6—BALBI	:	
S7—PHIL	:	
S8—埤仔頭	:	it
S9—頂山脚	:	it
S10 知母義 P	:	it
S11—新店	:	
S12—龜洞	:	
S13 崗仔林 P	:	masalat
S14 崗仔林 O	:	it, kuta
S15 BULLOCK	:	
S16—STEERE	:	it(samshu) [it(samsu)(1874)]
S18—吉貝 OS	:	it
S19—六重溪	:	mihalat 食酒，或作米？，或作特(杉)
S20—木欄	:	yit
S21—BAKSA	:	
S22—麻豆	:	itte 作米
S23—新港	:	
S24 IMBAULT	:	
S25 THOMPS	:	
S26—貓兒干	:	si'-it(食 si?)
M1—隘寮	:	liho
M2—加納埔 P	:	lihu
M3—加納埔 M	:	rihu, rifu
M4—武洛	:	rihu
M5—前埔	:	lihu
M6—大傑巖	:	ware? 竹?
M7—老婢 I	:	reho
M8—老婢 O	:	liho, diho'
M9—下淡水	:	唵鶴 [le-hok]
M10—赤山	:	lihou
M11—萬金	:	liho
M12—餉潭 P	:	liho
M13—餉潭 M	:	dihu, tabu, liho
M14 加飽朗 M	:	
M15 加飽朗 O	:	diho
M16—新開園	:	kuta
M17—紅土	:	lihu
M18—北勢寮	:	nani
M19—BANKIM	:	ali(samsu)

T1—頭社	:	tait
T2—東阿里關	:	taivoan
T3—甲仙埔 M	:	tauk
T4—甲仙埔 A	:	ta-uk
T5—阿里關 A	:	tao
T6—阿里關 B	:	tawok<talak ヲ<ヲ, taoi<taok イ<ク
T7—荖濃 M	:	maka-taivoan
T8—荖濃 A	:	ta-u
T9—六龜	:	tau
T10—小林 M	:	tau
T11—小林 A	:	tau'
T12—四社熟	:	ttaok
T13—左鎮	:	tait man kau 本島酒，米酒
T14—竹頭崎	:	taun<tauk ン<ク
T15—橋頭庄	:	
T18—大庄 I	:	taot
T19—大庄 O	:	tauk
T20—大庄 M	:	
T21—口霄里	:	
T23—里壘	:	
T25—灣丘	:	
T26—甲仙埔	:	
T27—石寧埔	:	
A1—KONGANA	:	it(samshu)
A2—諸羅志	:	迷底打[bi-ti-ta] ( 飲酒 )， 打喇酥[ta-lat-so] ( 酒 )， 務哈[bu-hah] ( 酒 )， 醞[ek] ( 酒 )
A3—內霄里	:	
A4—知母義 F	:	man-it 食酒 199
A5—菜寮	:	it, kuta 261

編按：在此所謂的「表三」，係本文登於通訊二十二期上篇文中對 Siraya、Makatao、Taivoan 所作比較而指稱的「表三」（見二十二期、頁十六、本文第一行末）；該頁另有呈現台灣土著族有關酒的單字之「表三」，其實是內文的接續，卻因編輯上的疏忽，而誤植為「表三」；特此刊出正確的「表三」，並說明更正如上。敬請作者土田滋先生及讀者諒察，本室謹致萬分歉意。

## 註 釋

註九：要感謝喚起我注意此論文的黃秀敏小姐。

註十：請參考 Mabuchi(1954: 358)。要感謝讓我想起這個事實的陳仲玉教授。順便一提泰雅語的數詞是：  
qutux 1, sazing 2, ciugal 3, (s)paia 4, magal 5, cziu? 6, (m)pitu? 7, (m)spat 8, (m)qeru? 9, mpuu  
10。

註十一：表「衣服」的單字，說不定 Bareigts、土田的 qurbis 和淺井的 qoLi bo 是相同的單字。順便一提，  
Bareigts 的書寫法(orthography)有點他個人的癖性，若不習慣很難看懂，但大概可視作  $kk=q$ ,  $rr$   
 $=r$ ,  $g=ng$ 。

註十二：以西班牙語的複數形被借用的例子，例如：oras「時間」(<西班牙語 hora)、rosas「玫瑰」(<  
rosa)、mansas「蘋果」(<manzana)、kuwerdas「樂器的弦」(< cuerda)等，可看到的幾個例  
子。

註十三：在噶瑪蘭語三個音節以上的單字，有很多自後面數來第三個音節以上的元音脫落的情形。請參照  
bnina「香蕉」、tbaku「香煙」、kbayu「馬」等。bnina 的元音 i 雖無法解釋，但在這個語言經常  
有將別的元音變成 i 的情形：sisu「乳房、乳汁」<\*susu; bisur「吃飽」<\*besuR。

順便一提，在其他台灣土著族各語言中表示「蕃石榴」的單字如下：

### 1) Atayal

#### (A) Squliq Dialects

1. Trn	bual
2. Psn	pala:
3. Ino	puar
4. Kmy	NONE
5. Mkb	NONE
6. Mst	puan, puar
7. Mkn	NONE
8. Tbl	rpuan
9. Sqw	labas
10. Pyn	
11. Lm	para?
12. HbB	
13. Kul	labas
14. Ngo	labas
15. HgP	labas
16. Kbb	labis, labas

#### (B) Ts?uli

17. Sik	
18. Man	para?
19. Ban	?uti gilung [excreta of a chicken]
20. Mhm	yapwan
21. Msp	yapwal
22. Mbl	yapuar
23. Rok	yapual
24. Sah	kapua: (*q)
25. Mah	qapowa:
26. Mat	rapual
27. Skx	yapwal
28. May	puar

29.Pas	y + vual
30.Mb?	krpual
31.Ggt	yabas
32.Pia	labas
33.Riy	labas
34.But	yabas
2) Sediq	
35.Hng	quti rodux [excreta of a chicken]
36.Bua	quci? rodux [ibid.]
37.Bai	quti rodux [ibid.]
38.Glu	quti rodux [ibid.]
39.Prb	brkaway
40.Ska	yabas
41.Rau	yabas
42.Swa	labas
43.Soa	yabas
3) Papora-Toato	napat
4) Pازه	lapuat
5) Saisyat	lapwar
6) Tsou	
1. Duhtu	kamae
2. Tfuea	kamai
7) Kanakanabu	nabate
8) Saaroa	labate
9) Rukai	
1. Kochapongan	navate
2. Maga	lobsi
3. Tona	navate
4. Mantauran	liavisi
10) Bunun	lapat
11) Thao	lapat
12) Ami-Sakizaya	kayabes
-Northern	kiabes
-Tavalong-Vataan	kiabes
-Central	kiaves
-Southern	kidafes
13) Puyuma	kuliavis
14) Paiwan	
1. Tyavoaly	lyiaves
2. Kanadon	lyiaves
3. KalyatyaDan	lyiaves, dja?as
4. Tyoa?av	lyiaves
5. Tyoabar	lyiaves
6. Tyoacoqo	lyiaves
7. Pacavaly	lyiaves
8. PaDiol	lyabaty
9. Toaqacilyay	lyabaty
10. Madyipa	lyabaty

11.Sapdiq	lyabaty
12.Seveng	lyabaty
13.Lageklek	labaty
14.Skolyalyao	nabaty
15.Tyalya'avos	nabaty
16.Kaviangan	banaty
17.Spolyti	vanaty
18.?Olalyec	vanaty
19.Spayoan	vanaty
20.Makazayazaya	nabaty
21.Stimor	nabaty
22.Tovasavasay	navaty
14)Kavalan	byabas
15)Yami	NONE

由此看來，大體上是借用自台灣話(指台語)的 *napat*、*napuat*、*pat-a* 的語彙，而泰雅語和賽德語之中，自中央山脈到其東側所流行的方言，可看到許多 *yabas* 的形態，我想這可能是借用自噶瑪蘭語的 *byabas* 的單字吧！

## 參考書目

- Abe, Akiyoshi 安倍明義  
1930 《蕃語研究》。台北：蕃語研究會。
- Asai, Erin 淺井惠倫  
1938 《和蘭と蕃語資料》，《愛書》10:10~31。
- Bareigts, André  
1986 *Kkef. falan Sikkaoma*. [Kavalan Language]  
Fakog [= Vakong, Hualien-hsien]. 143pp (Mimeographed)  
1987 *Notes on Kkef. falan*. [Notes on Kavalan]. Hualien-Fengpin. 93pp. (Mimeographed)
- Bullock, T. L.  
1874~5 'Formosan dialects and their connection with the Malay.' *China Review* 3:38~46.
- Chuang, Ying-chang et al. 莊英章、潘英海、翁佳音、詹素娟  
1988 《台灣平埔族研究書目彙編》。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Ferrell, Raleigh  
1971 'Aboriginal peoples of the southwestern Taiwan plain.'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32:217~235.
- Guerin, M.  
1868 'Vocabulaire de dialecte Tayal ou aborigene de l'île Formose.'  
*Bulletin de la Societe de Geographie* 16:466~495. Paris.
- Lai, Yung-hsiang 賴永祥  
1965 《明末荷蘭宣教師編纂之蕃語文獻》，《台灣風物》15(3):61~76。

- Li Fang-kwei et al. 李方桂、陳奇祿、唐美君  
1956 〈邵語記略〉，《國立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7:23~51。
- Ino, Yoshinori 伊能嘉矩  
1900 〈台灣蕃人事情〉。台灣總督府民政部文書課。
- Li, Paul Jen-kuei 李壬癸  
1975 〈台灣土著語言的研究資料與問題〉，《民族學研究所集刊》40:51~83。  
1976a 'Thao phonology.'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47(2):219~244.  
1976b Thao Studies. Unpublished manuscripts.  
1978a 'The case-marking systems of the four less known Formosan languages.'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ustronesian Linguistics, Fascicle 1. Pacific Linguistics* C-61:569~615.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78b Pazeh Studies. 18pp. Unpublished manuscripts.  
[1978c] [Pazeh Texts]. 29pp. Unpublished manuscripts.  
1978d Kavalan Studies. Unpublished manuscripts.  
1982 'Kavalan phonology: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GAVA: Studies in Austrone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dedicated to Hans Kähler* (edited by R. Carle et al.). Veröffentlichungen des Seminars für Indonesische und Südseesprachen der Universität Hamburg Band 17:479~495.  
1983 'Notes on Thao dialects.'《國立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43:48~50。  
1985 'The position of Atayal in the Austronesian family.' In A. Pawley & L. Carrington (eds.), *Austronesian Linguistics at the 15th Pacific Science Congress*, pp.257~280. Pacific Linguistics C-88. Canberra: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91 〈台灣北部平埔族的分類及其語言根據〉，《台灣風物》41(4):197~214。  
1992 〈台灣平埔族的種類及其相互關係〉，《台灣風物》42(1):211~238。
- Li, Paul J.K. and Lin, Ching-tsai 李壬癸、林清財  
1990 〈巴則海族的祭祖歌曲及其他歌謠〉，《民族學研究所資料彙編》3:1~16。
- Lin, Ying-chin 林英津  
1988 〈巴則海語—埔里愛蘭調查報告〉，《台灣風物》39(1):176~200。
- Mabuchi, Toichi 馬淵東一  
1954 〈高砂族的移動及び分布(第一部)〉，《民族學研究》18(1/2):123~154。東京：日本民族學協會。
- MacKay, George Leslie  
1896 *From Far Formosa, The Island its People and Missions*. New York, Chicago, Toronto: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2nd ed. (Reprinted in 1972 in Taipei: 成文出版社)
- Marsh, Mikell Alan  
1974\* *Favorlang Phonology*. Unpublished MA thesis,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38pp. Mss.  
1977 *The Favorlang-Pazeh-Saisiat Subgroup of Formosan Languages*. Ph.D. Dissertation,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1980 'The Pazeh-Saisiat-Favorlang subgroup of Formosa.' In Paz B. Naylor (ed.), *Austronesian Studies: Papers from the Second Eastern Conference on Austronesian Languages*. Michigan Papers on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Center for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5:255~264.

- Medhurst, W.H.  
1840 *Dictionary of the Favorlang Dialect of the Formosan Language, by Gilbertus Happart, written in 1650. Batavia. 383pp.*
- Miyamoto, Nobuto 宮本延人  
1932 〈夕オカス族の語彙〉, 〈南方土俗〉2(1):61~62。
- Moriguchi, Tsunekazu 森口恒一  
1982 'Some notes on accent in Kbalan: A minority aboriginal language in Formosa.'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24:120~132.  
1983 'An inquiry into Kbalan phonology.'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26:202~219.  
1991 'Asai's Basai vocabulary.' In *Linguistic Materials of the Formosan Sinicized Populations I: Siraya and Basai*, pp. 195~257. Tokyo: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Faculty of Letters,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 Murakami, Naojiro 村上直次郎  
1930 〈台灣蕃語文書〉, 〈台灣文化史説〉1:121~160。台南：台灣文化三百年紀念會。  
1931 〈台灣蕃語文書の研究〉, 〈台灣教育會雜誌〉343:2~11。  
1933 〈新港文書〉。台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紀要 Vol.2, No.1。
- Nakamura, Takashi 中村孝志  
1936 〈存否不明の淡水語二書、並に日西辭典に就て〉, 〈愛書〉6:57~69。
- Namikoshi, Shigeyuki 波越重之  
1924 〈領台前噶瑪蘭の蕃務(二)〉, 〈台灣時報〉55(4):66~92。
- Ogawa, Naoyoshi 小川尚義  
1905 〈蕃語文書の斷片〉, 〈台灣教育會雜誌〉39:17~20。  
1923 〈台灣的蕃語に就て〉, 〈台灣時報〉49:6~23。  
1930 〈ファボラング語について〉, 〈言語と文學〉4:33~40。  
1944 〈インドネシア語に於ける台灣高砂族の位置〉, 〈太平洋園 民族と文化 上巻〉pp. 451~503。  
東京：河出書房。
- Ogawa, N. & Asai E. 小川尚義、淺井惠倫  
1935 〈原語による台灣高砂族傳説集〉。東京：刀江書院。
- Steere, J.B.  
1874 '[The aborigines of] Formos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New York* 6:302~334. New York.  
1874~5 'The aborigines of Formosa.' *China Review* 3:181~185.
- Sung, Wen-hsun 宋文薰  
1951 〈「新港文書」之一新例〉, 〈文獻專刊〉2(3/4):23~26。  
1952 〈猫霧揀社蕃曲〉, 〈文獻專刊〉3(1):1~20。  
1956 〈新港社祭祖歌曲〉, 〈國立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7:59~68。
- Tsuchida, Shigeru 土田滋  
1982a 'A comparative vocabulary of Austronesian languages of sinicized ethnic groups in Taiwan. Part I: West Taiwan.'  
〈東京大學文學部研究報告〉7:720~555。  
1982b 'Most persistent words in vanishing languages: The case of Paporá (Taiwan).' *GAVA: Studies in Austrone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dedicated to Hans Kähler* (edited by R. Carle et al.).



Veröffentlichungen des Seminars für Indonesische und Sudseeprachen der Universität Hamburg Band 17:479~495.

- 1985 'Kulon: Yet another Austronesian language in Taiwan?'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60:1~59.
- 1988 〈言語が消える時〉, 竹内敬人編, 〈言語と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 (シリーズ・人間と文化1), pp. 129~152. 東京大学出版会。
- 1989a 〈サオ語〉, 〈言語学大辞典〉2:15~16。東京:三省堂。
- 1989b 〈シラセ語〉, 〈言語学大辞典〉2:260~262。東京:三省堂。
- 1992 〈平埔族諸語〉, 〈言語学大辞典〉3:886~888。東京:三省堂。
- 近刊 〈カバツン語〉, 〈言語学大辞典〉, 東京:三省堂。
- 近刊 〈パゼツヘ語〉, 〈言語学大辞典〉, 東京:三省堂。

Tsuchida, S., and Yukihiro Yamada 土田滋、山田幸宏

- 1991 'Ogawa's Siraya/Makatao/Taivoan(comparative vocabulary).' In *Linguistic Materials of the Formosan Sinicized Populations I: Siraya and Basai*, pp. 1~194. Tokyo: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Faculty of Letters,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Weng, Chia-in 翁佳音

- 1990 〈一件單語新港文書の試解〉, 〈民族学研究所資料集編〉1:143~152。